向山而行 落笔世俗

杨志军携新作做客良友书坊 谈信仰、文学与“人的理想”

“人生最难的并不是坚韧地活着，而是坚韧地爱着，并相信挚爱的尾声里没有落空。”这句充满哲思的话语，正是作家杨志军新作《为什么总是阿妈朝山的背影》的创作谈。日前，杨志军携小说集《为什么总是阿妈朝山的背影》及首部系统梳理文学思考的随笔集《杨志军文学课：让文学回归世俗》做客良友书坊·塔楼1901，与读者共谈文学、信仰与写作。



杨志军与岛城读者分享新作。良友书坊供图

本心扎根世俗
善意自在流转

分享会一开场，杨志军便抛出了他长久以来的思考：“首先我把宗教和信仰分开。”在他看来，现实中信仰有时会被外在因素所裹挟，但他坚信：“所有的信仰在它的起始点和终点都是一样的，就是爱人。爱，都是同情，都是善良。”由此，他得出一个结论：“我们可以没有宗教，但我们不能没有信仰。”信仰应当落到世俗的本心与爱上面。

他以藏区行路的亲身见闻佐证这种朴素的信仰：远远望见牧民家，喊一声“扎西德勒”，素不相识的主人便拿出最好的吃食招待，“这是一种能量守恒。我在这里付出，不一定非要你回报我；我走到难处的时候，会有不认识的人来帮我。”善意不求即时回馈，却会在世间默默流转。谈及生态，他同样保持审慎的敬畏：“大自然给我们预留的内部机制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、更完善。只要足够敬畏自然，我们还是有救的。”一边是雪域高原，一边是朝夕相伴的青岛大海，山海两端，都是他观察世界、体悟生命的窗口。

不止编织故事
而是构建世界

很多读者以为小说就是讲故事，杨志军果断推翻了这种认知：“小说不是写一个故事，一定不是写一个故事。小说提供的是一种生活、一个世界，这个生活里头有什么你就应该写到什么。”山川、风雪、鸟兽、草木都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，故事只是串联其间的那一根线。他不属于先搭死框架再填内容的写作者。杨志军说，对于写作者，“我是觉得有一种生活能激发他的那种情绪和写作的欲望，那么他就会写下去。”谈及创作习惯，他说动笔前最先琢磨的往往是人物名字，“卓玛、央金，名字定下来，这个人物就要在接下来一两年的写作时光里，一直和写作者相伴。”

写废稿件更是他创作的常态。“很多时候你写上几万字，或者有时候开头写上几千字，你觉得不对，废掉。写出七八万字，感觉不对，这是常有的事情。”当然也有灵光时刻，第一句话落定，一路顺畅到底。对于当下流行的反转和套路，他态度鲜明：“真正的好的写作，从来不在乎什么反转，从来不在乎技巧。技巧是有的，但它是天生自带，不需要去刻意寻找。”他透露自己的文字里一直藏着诗，包括《雪山大地》，包括书写青岛的作品。如今他更是养成了清晨醒来靠在床上写诗的习惯。他笑说，等到写不动长篇的那一天，便专心致志去写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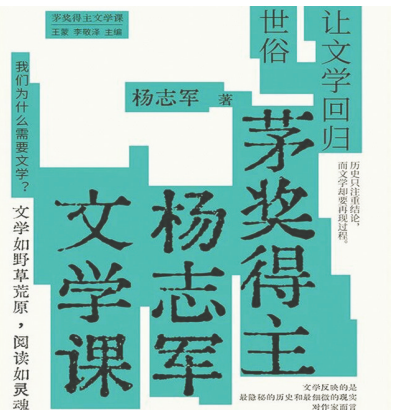
写作是一场
没有赛道的马拉松

分享尾声，杨志军把最恳切的寄语送给了在场热爱写作的读者。

“每个人的追求是不一样的。我的建议就是，如果你热爱写作，那就一直热爱下去。写作是马拉松赛，而且没有指定的赛道，你必须做好一生都要坎坷、一生都要思考、一生都要艰难地走的准备，然后才有可能有一点点成就。”面对写不出来、发表不了、生活窘迫等必修课般的困境，他鼓励大家：“就算没有了希望，哪怕你只能坚持希望的时候，你的写作也可能会往前走。相信自己，总有一天你会有自己辉煌的作品。”整场分享，他反复重申那句质朴的信念：“人不仅要有理想，还要做有理想的人。”文学回归世俗，绝不是向私心妥协，“回归世俗的感情，我绝对不可能回归我自己的私心。”写作者要做到知行合一，生活是什么样子，文字里就呈现什么样的内心。

他形容自己“像青藏高原的石头一样平凡”。平凡，却稳稳扎根大地，守住内心的热爱与真诚。文学落脚于世俗，却永远向着精神高地，以文字为路，持续向山而行。

文/贾小飞





茅盾文学奖得主杨志军全新小说集
写给每个寻找意义的人

枕海忆旧：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录

评王开生散文集《枕海集》

读完王开生的散文新著《枕海集》，心生久久的暖意。脑海里浮出普希金的一句诗：“一切都是瞬息，一切都会过去，而过去了的必将成为亲切的回忆。”

《枕海集》正是把“过去了的”变成亲切回忆的文字。我和开生是同代人，我年长他两三岁，成长年代高度重合，因此书中一字一句都精准击中了我的青春记忆。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，这是一部怀旧之书；尤其在青岛成长起来的人读来，更多一层穿越感。

读完整部文集，最大的感受是：接地气，不空洞抒情，不刻意堆砌，也不掉书袋。开生从老四方湖岛村这片故土出发，认认真真梳理自己的成长轨迹。书中细致描摹故乡的每一条街、每一条路，路边寻常的小卖店、邻里的寻常人家，还有自己与一方水土、一方百姓的交集与过往，质朴又鲜活。如《四方记忆》《夏日池塘》这些佳作，没有宏大的叙事，却用细碎的人间烟火，写出了故乡的温度、岁月的厚度，读来真实动人。这样的文字，不觉得作者是在“写”，更像坐在对面，听他不紧不慢地说话，说着说着，就把人带回了旧时光。

《枕海集》最珍贵的价值，是以旧日书写映照当下生活，在今昔对比中读懂岁月、读懂人生。很多人知道开生是知名美食家，读过这本书我才更深切地明白，他的通透、细腻与对美好滋味的极致感知，根源在于他温暖富足的童年与少年时光。一个人唯有年少时被生活温柔以待，内心丰盈，才能读懂烟火滋味，品味生活雅致。他对生活的热爱藏在极致的细腻里——他能从数种美酒中辨出某种酒的醇香；吃蟹时，将蟹肉吃得干干净净，蟹壳却依旧完整如初。这份精致与从容，是安稳童年滋养出的底气。《四合院和大杂院》一文更是写尽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独有的人间温情。字里行间都是邻里和睦、人情温热，那时候的幸福简单纯粹，心底永远怀揣憧憬。这种朴素的美好，是当下快节奏生活里最稀缺的物什。

正是今昔的对照，让我生出极强的共情。我和开生虽是同代人，童年境遇却截然不同。而跨越时空的共鸣，不止于生活境遇的对照，更在于我们高度重合的青春印记。虽然年少时我们素未谋面，生活轨迹看似毫无交集，却拥有完全相通的精神基因。我们都是看着五分钱一本的小人书长大的，《红孩子》《鸡毛信》《小兵张嘎》陪伴了整个童年，《红灯记》《智取威虎山》等经典样板戏刻进了我们的时代记忆。

书中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极深：开生珍藏着母亲给他的草绿色塑料钱包，里面装着五毛钱，满心欢喜想去买一本《瓦岗寨》，却不幸被小偷偷走。这个细碎又真切的小遗憾，瞬间将我拉回童年。我相信，很多同龄人都有相似的经历。还有旧硬币上层层叠叠的包浆，那是无数双手、无数平凡人的烟火血汗层层浸润的痕迹；村口的露天电影，晚风、星光、人群，是我们童年最盛大、最治愈的幸福时刻。开生用细腻的笔墨，把这些快要被时代遗忘的细节一一打捞、精准复刻，让我们读完仿佛穿越回七十年代，重温纯粹热烈的少年时光。通过文字对比，我们清晰看见过去生活的美好与缺憾，也更懂得珍惜当下的生活，这便是文字最珍贵的力量。

我一直说，开生是天生的散文创作者，他拥有超强的记忆力和极致细腻的观察力。岁月流逝，很多人的童年记忆早已模糊斑驳，但他却牢牢记住了那个年代的所有细节、所有情绪、所有细碎的感动与遗憾。这份扎根心底的乡土情怀与怀旧热忱，让他的书写有温度、有真情、有底蕴，也让他一步步成长为优秀的散文家。

我由衷地说一句，《枕海集》是王开生迄今为止写得最好、最走心、最见功力的一部作品。它不是一本简单的散文集，更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录。合上书页，枕海忆旧，笔墨藏温，那些旧日烟火与少年心事，仍在字里行间闪闪发亮。

周蓬桦